

還歷史一個公道

孫立人與杜聿明結仇真相

● 薛慶煜（原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醫處長、大陸離休醫學教授）

孫著戰功杜予歪曲

一九四五年新一軍駐節廣州時，軍長孫立人於翌年（一九四六）一月二十日左右，奉命出國，參加一個由商震爲首的中國軍事代表團，去美國紐約開聯合國參謀長聯席會議。他離開廣州不到一週，蔣介石爲接收東北九省失土，即將新一軍經香港用美艦海運秦皇島轉東北，在杜聿明指揮下，與其他數十萬國軍與進入東北的共軍展開爭奪戰。因久攻四平街不克，蔣介石於同年五月十日連發電報四通，召孫立人歸國，指揮作戰。孫於五月十三日飛返南京，受蔣面諭：「迅速回部指揮，務求十四日即飛抵瀋陽，向東北九省保安司令

長官杜聿明報到，十五日即飛達四平街郊外岷牛哨新一軍指揮所，十九日在他指揮下，新一軍攻佔了中共軍先據的四平街，二十三日又收復了長春。但是孫、杜二人在戰略戰術上的分歧也顯露出來。一九四七年春，孫不但被杜聿明罷黜了新一軍軍長的兵權，而且積下後來杜聿明以怨報德的憾事。茲將事情的原委，概述如下。

孫立人既被罷黜了兵權，不久杜聿明亦去職。在東北短短幾個月中，孫立人再也不會想到與杜聿明又結下一段新的恩怨。這反映在三十年後杜寫的一篇回憶錄中（「遼瀋戰役親歷記」中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，一九八五年）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杜聿明對孫立人橫加指責，但都缺乏實據。以杜聿明在國軍中曾居要職，徐蚌會戰被共軍俘虜以戰犯坐牢，釋

放後被中共派任爲全國政協常委。現在，兩位將軍都已作古，知其事者已不多，筆者有幸，知孫立人將軍甚詳，對杜將軍在北緬和東北的舉措也略知一二，願就所知，予以評說。

四平長春之戰經過

一、關於四平街、長春之戰

(一) 孫立人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指揮新一軍與中共「東野」（中共指揮的「東北野戰軍」）激戰，僅用了四晝夜就攻取了鄭洞國將軍指揮新一軍久攻不克的四平街。在這一戰役中，新一軍陣亡官長四十五員，士兵二千〇二名；傷官長九十五員，士兵二千〇二名；生死不明者三百九十四員；足見戰況的慘烈。

然而杜聿明的回憶錄則說：

新一軍「遭解放軍頑強阻擊，毫無進展，及十八日夜解放軍實行戰略撤退；十九日四平街已成空城，新一軍始進入四平街，歷時兩月四平街會戰至此結束」。在此，杜不僅對做出重大犧牲的新一軍攻取四平街之功一筆抹殺，而且對奉蔣介石面諭指揮四平街之戰的孫立人將軍隻字未提。

(二) 攻佔四平街後，杜聿明即令中央兵團（新編第一軍）為中央追擊隊，沿中國鐵路（不含）以西經懷德、農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要點追擊前進，另以一小部經梨樹方面掃蕩遼河套內殘敵。在追擊前進問題上，就引發了杜聿明指責孫立人不聽指揮的問題。

遍查「孫立人回憶錄」，新一軍的行動是完全按長官部的命令進行的，從無不聽指揮之舉。為什麼杜對孫有此指責呢？原來杜說：「據各方情報判斷，梨樹（位於四平之北，近在咫尺）不會有大量敵人……要孫主力追擊」。孫回說：「正面仍令五十師追擊，主力先將梨樹之敵消滅後，再行北進」。而杜則說：「孫立人是決心不服從命令前進，想借此搪塞」，故杜力促孫遵令追擊。孫即反駁說：「長

官部第三處（參謀作戰處）不明情況，即下令部隊北進，如後面被截斷，誰負責任？」杜則說：「我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毫無軍事常識的意見和指責。」

是否孫決心不服從杜的命令？這只是的一面之詞。但孫為人正派、爽直、實事求是、從不敷衍、搪塞，對上級十分尊重，但不盲從聽命，對不合理的命令，常據理力爭，在緬甸抗日戰爭期間，對上級的命令一貫如此；對杜聿明的指責，怎知不可能是杜對孫的誤解？那時，杜聿明僅知梨樹不會有大量敵軍，已不可能得到其他真實情報了！倒是孫立人以其個人獨特的風範和作風，部隊的嚴明紀律，卻贏得部分東北地方人士的愛戴，探知四平街西北方的榆樹台駐有「東野」部隊萬餘，倘若新一軍主力按杜聿明命令貿然北進，就有被包餃子的危險。所以，孫的回話絕非「借故搪塞」。孫立人軍事造詣深邃，用兵謹慎，其指揮天才在北緬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得到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高度贊揚，杜聿明將軍實難望其項背。

(二) 杜聿明說：「孫立人不遵照他的命令前進，志在爭奪名利」。在進攻長春之前，杜曾宣布：「誰先進入長春，賞東北流通券一百萬」，似有平等競賽之意。但其文章中卻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「新六軍先頭部隊（五月十六日）已到達赫爾蘇，新一軍無論如何迅速，也趕不到新六軍前頭，進入長春；孫立人覺得收復長春名利爭不到，就借此說我不公道；攻四平街打硬仗要新一軍擔任（按這是杜在其整個回憶錄中，唯一一次承認四平街是新一軍經過一番硬仗攻克的，不是『東野』戰略撤退留下的一座空城），所以

這種揣度之詞正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明顯看出杜長官有偏袒之意。

爲了解除榆樹台「東野」部隊對新一軍的威脅，孫立人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電令新三十師：「除留一個團固守四

平街外，一個團沿奉化、小城子及懷德大道向二道河子進出外，其餘部隊翌日進榆樹台，殲滅『東野』部隊後，沿小城子、二道河子，而後向長春前進」這種部署絲毫未與杜聿明長官的命令相悖。

在東北內戰中也有。只要對全局有利，個人得失毀譽，在所不計。一九四二年第一次緬戰，他曾三次營救杜的第五軍新二十二師（時廖耀湘任副師長）脫險。第二次緬戰，孫立人又見義勇為，兩次幫助新二十二師取得勝利。為此，新三十八師曾付出高昂傷亡代價，在這樣珍貴友情歷史背景下，孫立人怎肯為攻取長春與廖耀湘一爭高低？但杜長官機關算盡，還是叫新一軍的五十師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率先攻入長春。

二、杜聿明背棄求實原則，無中生有，對孫立人橫加指責

杜聿明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奇談怪論，茲錄全文如下，與讀者共賞。

「孫立人為什麼敢於違抗命令呢？因為他是留美學生，他以美帝國主義為第一靠山，蔣介石為第二靠山。遠在一九四二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時，孫立人任新三十八師師長，在彥南陽（仁安羌）解英軍之圍曾立過功，當遠征軍在緬甸失敗時，他不服從蔣介石和我的命令，而聽美軍史迪威的命令，隨英軍之後，退入印度。因此，深得史迪威的稱譽。以後，史支持孫任新編第一軍軍長，並想從多方培養孫的威

望，加強其實力，準備作美帝侵華的代理人之一，孫亦死心踏地與美帝勾結，甘心做美帝的走狗。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，孫立人即應英皇之請，赴倫敦受勳。孫到倫敦後即與美帝國主義分子勾結，擅赴美國。蔣介石見報載孫赴美的消息後，曾大發雷霆，電孫即日返回，孫對蔣的限令也置之不理，仍在美國到處參觀，蔣礙於美國主子的情面，對孫也無可奈何。」

(一) 作為留美學生何罪？這留美學生與以美帝為靠山有何必然聯繫？至於「勾結美帝國主義，甘心做美帝走狗」之說，如果確有實據，杜聿明就應該在其文章中一一舉，昭之於世，豈不比空扣帽子，無限上綱更好。

(二) 孫立人畢生的志業就是實現他孩童時的宏願，矢志練兵，保家衛國，使國家富強，免受列強欺凌。他道德品質高尚，民族自尊心極強，在國家處在危難時期，他挺身而出，請纓出國殺敵，卒竟全功，為中華民族爭得榮譽；他自己也成為二次大戰中抗擊日本侵略，飲譽寰宇的中國名將，這豈是個別流言蜚語所能中傷？

(三) 孫立人本來就是新一軍的副軍長，以卓越的戰功被重慶「軍事委員會」擢升他實任軍長，這是順理成章的事，與史迪威毫無關係。「並想從多方培養孫的威望」。一個人的威望是靠自身的道德、品質、智慧、才幹和對國家的忠誠與貢獻贏得的，不是任何人培養出來的，更非幾個外國記者捧出來的。

四 孫立人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出國的，不是「勝利後不久」，勝利的日子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。孫是應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元帥的邀請去考察歐洲戰場的，不是應「英皇之請去倫敦受勳」的。在考察過程中，接到英國總參謀長布魯克上將和美國總參謀長馬歇爾元帥的邀請，分別訪問了該兩國的參謀本部，討論了一些與軍事有關的問題，參觀了一些軍事設施與院校，這一切都發生在旅途之中，時間緊迫，無法請示。且這些活動都是盟軍最高軍事秘密，當時中日、日美之戰正酣，這種消息是絕對不准發表的。連筆者近在孫將軍身邊的幕僚都是在四十一年後，從「孫立人回憶錄」中才知道的。怎麼可能有「蔣介石見報載孫立人訪美消息，大發雷霆，電孫即日返回」之說呢？

(五)如果蔣介石是孫立人的第二靠山，杜長官要罷黜孫立人新一軍軍長時，蔣介石會馬上按杜的意見，批「照准」嗎？

倒是杜聿明一生以蔣介石為靠山，飛黃騰達，作為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的杜聿明，兵敗北緬、損兵折將，未受處分。抗戰勝利後，一躍而成爲掌握數十萬大軍的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。

在東北被共軍打敗，給蔣介石丟失大片東北田園，仍未受到查處，再次成爲徐蚌戰役中的風雲人物，如果沒有蔣介石這座靠山行嗎？但終於兵敗淮海，爲中共軍生俘成爲階下囚。

三、誣孫驕橫拔扈

杜聿明又說：「……沒有想到孫回部隊後，驕橫跋扈，爲了爭名奪利，竟不聽命令，我非常後悔。」

杜聿明長官部在瀋陽，孫回國後，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四日僅在瀋陽與杜見過一面，於十五日至二十三日，一直在四平街和長春前線指揮作戰。在簡短的數月期間，除於一九四六年冬重返紐約聯合國開會外，始終未離新一軍軍部，根本沒有與友軍接觸機會。孫一向謙虛謹慎，不好交際，何以杜聿明在這樣緊張作戰的具體條

件下，這樣短促時間內，怎能體察到孫立人「驕橫跋扈」呢？

休息三日子虛烏有

四、蔣介石給新一軍「休息三日」是怎麼回事？

現在蔣介石、杜聿明、鄭洞國和孫立人都已作古，對蔣曾否認給新一軍「休息三日」之說難以取證，遍查「孫立人回憶錄」無此記述。但杜的回憶錄則說：「蔣介石收復長春的頭一天（按五月二十三日）飛抵瀋陽，同意孫立人部隊休息三日，對海城之危不救，致使一八四師起義。」對此，筆者多所存疑。

蔣介石一到瀋陽何以同意新一軍「休息三日」？是孫立人請求的？還是蔣介石特准的？杜文含糊其詞、未做交代。讓筆者先予以理推之，看是否合乎邏輯，合乎情理？

(一)「休息三日」之爭，絕非孫的請求，其根據是：

五月二十三日孫立人在長春前線，不奉蔣的電召，他是不敢擅離職守的；即使奉到電召，除非派專機接他，他也無法當日抵達瀋陽。孫一向重視階級服從，即使

到達瀋陽，他也不敢越過鄭洞國和杜聿明兩位上級，擅自向蔣介石提出「休兵三日」的要求，更重要的一點，他知道長春剛

剛攻下，情勢未穩，周圍還有強大的中共的攻擊，孫立人怎肯提出這樣的愚蠢要求。

(二)「休息三日」也非蔣介石的特准，其根據是：

蔣介石領兵數十年，深知在火線上的軍隊，不但不能「休息三日」，而是分秒都不能休息的；更何況在東北國軍有數十萬，爲什麼獨給在第一線的新一軍「休息三日」，自取敗績呢？再者，國家處在戰

爭、緊急或危亡時期，軍隊是沒有休息的。這是一普通軍事常識。

那麼這「休息三日」之說是怎樣出籠的？只有杜心知肚明。但從杜的文章看，

其著眼點是想把在他治下「海城之危不救」，致使「一八四師起義」之責轉嫁給孫立人身上，這是當時一些將領如杜聿明之流邀功證過的一貫作法。

(三)請看杜聿明對鞍山、海城之危的部署。

杜聿明說，爲了挽救鞍山、海城，他做了如下部署：「……乃集中數十列火車，限令新一軍（欠五十師）於五月二十六日以前集中遼陽，迅速解鞍山、海城之圍：」（這道命令等於叫新一軍自動棄守長春和四平街）。杜對蔣介石說：「如孫立人來見時請命令他一定要遵照命令迅速去解鞍山、海城之圍」。

杜聿明在此終於承認，孫立人始終未見過蔣介石，證明「休息三日」之說與孫立人毫無關係。

蔣介石的脾氣，作爲他的得意門生和愛將的杜聿明是一清二楚的。杜在其同僚和部屬面前，雖然表現得神靈活現，不可一世，但在蔣介石面前，只會唯唯諾諾，在蔣介石面前饒舌。

其實，這「休息三日」與令新一軍去解鞍山、海城之危都是杜聿明的虛構，志在嫁過於孫立人。對照「孫立人回憶錄」一看，便可真相大白。

（四）孫立人的兩節回憶錄：

1. 孫立人寫道：是時（五月二十五日）北滿敵軍（即「東野」）主力已爲我擊滅，全線潰退。我軍接收東北的艱鉅任務已告完成，而當時的鞍山、海城等地相繼再淪敵手，大石橋、營口亦陷於情況不明。於是晚，杜電話命令：「著三十師於辰寢（二十六日）前在四平集結完畢，新三十八師即日開赴四平集結待命。五十師即以一部推進至水泉、萬寶山、火燒屯、三合隆之線，接替新三十八師在該地之警戒任務」。

2. 新一軍奉上項命令後，即以辰有二時機義抄電令各師遵照。至五月二十五日復奉長官部是日十二時，保丙一字第四七五一號命令略開：「新一軍爲總預備軍，除五十師曾在北滿履行任務歸廖司令官指揮外，餘新三十師限於二十六日前集結四平街，新三十八師於二十七日集結四平待命」。可見滇軍一八四師早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即已投共。杜所說：「用數十列火車」把五月二十六、七日才集結於四平街之新一軍（於五月二十六日以前，集中遼陽）之說，就被杜聿明自己及其長官部的兩道命令予以否定。

緬戰功過挾怨誣枉

五、杜聿明何以敢於捏造事實，公然

對孫立人進行攻訐？

孫立人沒有做過對不起杜聿明的事。

如前所述，在第一次緬戰中，對第五軍的新二十二師做過不少好事；在緬戰失敗大撤退中，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給第五軍殿後，阻擊追敵，保證該軍安全撤出戰場，進入野人山區。但在撤退路線上與杜聿明產生分歧，杜拒納孫立人建議，不要撤往野人山區絕路上去的忠告，堅持要經野人山區回國；並令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在完成殿後任務後，也向野人山區的太柏家集結；可這時新三十八師面臨六萬日軍的截堵包圍，又與上級失掉電訊聯繫，只有西去印度才有一線生機，才歷盡千難萬險，全師安全撤入印度。

而杜聿明率傷亡過半的第五軍，進入瘴癘肆虐，杳無人跡的野人山區，掙扎竟月，又餓死病死不少。杜亦身染瘧疾，幾至喪命。杜不知檢討自己的失誤，反而遺怒於孫立人，一入國門就以不服從命令，向蔣介石告了孫一狀。

孰料四年之後，杜聿明與鄭洞國兩將軍指揮新一軍攻打四平街，久攻不克，致使蔣介石非從美國召回孫立人不可，而孫立人一到，九天之內連下兩城。不由使筆

者想到一九四二年第一次緬戰中，杜遭到世界上的仁安羌大捷；第二次緬戰，孫立人又大敗日寇，收復北緬，給中國另闢了一條國際通道，業績輝煌，面子全讓孫立人佔了。杜聿明可能自感臉上無光，嫉妒之心膨脹，舊恨新仇一起湧上心頭，雖經中共押禁十年改造，此恨未泯；又知孫在台灣遭到蔣介石的終生幽禁、孫立人三個字已在台灣消失了三十年，有的人以為孫立人已故世，給他扣上什麼帽子，他也有口難辯。可能在這種錯誤思想主導下，就忘乎所以。在杜看來，這樣寫積慣得消，殊不知這正是杜的自我暴露。

反觀孫立人將軍寫的回憶錄，一如其人，光明磊落、誠懇求實，既不渲染、也不虛構，條條句句有理有據；他對杜聿明不是沒有意見的，他也提出了四條意見，但他的批評都是對事不對人的，總是從善出發，希望杜聿明在指揮上有所改善，這就是孫立人將軍「義勇忠誠」的具體體現。

參考史料

①杜聿明：「進攻東北始末」，載於

中
外
雜
誌

「中共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的『遼瀋戰役親歷記』，一九八五年。」

②孫立人：「孫立人回憶錄」，台灣「中國時報」副刊，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連載。
「中國時報」副刊，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連載。

③薛慶煜：「鷹揚國威」，台灣「東大圖書公司」，一九九七年。

④王冷齋：「盧溝橋事變始末」，載於中共政協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「七七事變」一九八六年。

中華諺語選粹

●朱介凡

好問

學問學問，要學要問。

四川。我們好多留學生，之所以趕不上

外國學生的，就因為怯於發問。下句或「就學就問」，山西。

福建。年齡再大，也總要向長者請益。

或「九十九歲，還要問一百歲。」「生到十九，要問一百零一。」福建永清。「四十九的，問五十的。」

臺灣。

要學好，問三老。

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

「過」字或作「去」。

要奔山東路，先問地頭人。

蘇北。

獨居深山念古書，不如街坊聽說書。

跟高人吃杯酒，勝讀三年書。

魯南。

文章齊頸，要人提醒。

四川，「齊頸」作「滾滾」。此諺極重要，才學愈高者，愈當體味之。或「文章透頂」，要人提起。江西瑞金。周邦道述。

陝西。

好問的見差一時，不敢問的見差一世。

台灣。或「問是一時的恥，不問是一輩子的恥。」

走得道多，受得罪多，聽得話多，知得事多。

山東。

打破沙缸璺（問）到底。

或「打破沙缸璺（問）到底。」

山东。或「打破沙罐璺（問）到底，還問沙罐裝好多柴米？」湖北宜昌。「打破沙鍋璺（問）到底，問它能煮幾升米？」湖北隨縣。

扒根兒，問底兒。

北平。「扒」或作「刨」。

撓瓜抽藤。

台灣。追究根底。